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五

蘇軾詩集

PDG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三

高宗皇帝三

劉汲死鄧州

恤兩官軍吏民

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在楊州 戊子金國

遣萬戶銀朱陷鄧州轉運副使劉汲攝守事兵大至

汲死之 丁亥詔略曰河東河北郡縣自太原真定

失守之後皆困攻圍官吏軍民誓以死守在昔兵火

之際有一城固守不下則褒載信史夸耀後世今數

千里之廣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

古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

南者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收條

臣留正等曰親之於子也有無窮之恩故子之愛

親也亦無窮君之於民也有無窮之德故民之戴君也亦無窮舜禹之民謳歌獄訟者皆歸非私於舜禹也私其德也 國家一祖八宗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固結民心兩河千里之廣億萬之衆遭罹兵禍所以寧忘死以扞敵而不忍偷生以負君聖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德愈厚而民之戴之也愈固雖其地未即歸版圖臣知民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壬辰知鎮江府錢伯言奏已依處分螺鈿椅卓於市中焚毀萬姓觀者莫不悅服 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還淳返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向化

併權
貨茶
場

宗澤
擊退
金兵

復明
法科
籍記
賊吏

唐重
死長
安

詔併真州權貨務都茶場于楊州以行在務場為
名以黃潛厚言真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非便故
也 金兵侵東京至白沙鎮留守宗澤遣兵擊却之
癸巳復置明法科嘗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 乙
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
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
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為崇觀以來賊吏甚眾其
害民甚於盜賊故條約之 戊戌婁宿取長安守臣
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陝府西路轉運副使桑
景詢判官曾謂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郭忠孝經
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與馬步軍副

孫昭遠死
河南

賜夏國詔

宗澤再敗敵

竄邵成章

總管楊宗閔皆死提舉軍馬陳迪猶率餘衆巷戰嘔
血誓衆敵大入死之忠孝達子嘗事程頤授其易與
中庸學 己亥河南尹孫昭遠為叛兵所殺 葉夢
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 庚子主
客貳外郎謝亮持詔書賜夏國主乾順何澤為太學
博士偕行 敵游騎至京城下見宗澤不之備疑不
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敵遇于板橋敗之追擊至
滑州又敗之敵引去 辛丑入內侍省押班邵成
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兵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
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
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 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

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 上怒故有是命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廣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子女不與焉豈以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爾非所當言而言借曰有益已爲非宜况其未必有益而常至於黨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太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爲明皇言之可謂切矣而論者猶以爲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事蓋深爲明皇不取也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衆人之所難言者太上皇帝謂 祖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爲非所當

中興聖武卷三

言而言故斷然竄黜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且
內侍毀大臣固在所當責而其輒為之譽者亦豈
免妄言之罪或毀或譽俱不由於左右近習而以
至明來天下之公論不亦善乎

劉豫
之始

劉豫阜城人世為農至豫始舉進士中書侍郎張
慤與豫有舊力薦于朝除知濟南府山東盜起豫欲

趙伯
鄭振
州死

易東南一郡而執政皆拒之豫痛憾而去 金兵

取鄭州通判州事趙伯振率兵巷戰為流矢所中墜
馬敵剖其腹而殺之 癸卯金兵取濰州時右副元

周中
死
州

帥宗輔引兵在山東而京東無帥朝議大夫周中世
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盡散其

陸有常等死
淄臨

論
郡守擇

宗澤
推心
動人

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閫門百口皆死守臣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宗輔又陷青州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知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甲辰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上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得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尋遷允之直龍圖閣時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閤劾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

詔招
安羣
盜

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
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 丁未詔曰凡今日
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白日照臨明
爾遷善之意皇天覆燾監予止殺之誠應盜賊能回
心易慮散歸田野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
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臣留正等曰民流散而至於奪攘皆非其本心苟
生朝夕失計而為之也從而殲之不為無罪要非
先有以化誨而使之自新聖人不忍遽絕之也斯
詔之頒勉其遷善之意諭以止殺之誠丁寧懇惻
亦云至矣昔周之於頑民勿庸殺而姑教之且曰

宗澤請還京

我惟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蓋言民爲亂而我不哀恤之不蠲潔之雖民以罪致死與我殺之何異周之待頑民如此卒能致其保受威命明德同於友民忠厚之風詩人歌之切讀斯詔豈非所謂忠厚之至歟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上還京師且曰京師

乃太祖大一統之本根薄海內外莫不率俾之地陛下柰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僉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思二帝蒙塵朝夕懷迎取之志陵寢園廟久缺祭祀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基業爲意早敕回鑾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

詔罷編籍
旨揮

王淵
遇降張

后族
不任
侍從

盜賊屏息西北鑠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
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降旨揮候諫官
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於
兼全一旨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叅酌到
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顯有蹟
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湔洗仍許擢
用 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得其軍萬人
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
為常德軍承宣使用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也仍詔后
族自合不得任侍從官著為令

臣留正等曰臣聞 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

中行
法入

魏論
汪祐

孫默
昌死
穎

馬季良為待制 仁祖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
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為 祖宗之制不可以
私恩廢也 太上皇帝奉 隆祐太后至矣而不
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 宋家法萬世所
當守也

詔以京師乏糧出擁貨務錢五十萬緡付留守司
召江淮兩浙商人入中 癸丑太學生魏佑上書論
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十罪不報 金兵取穎昌府守
臣孫默為所殺 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
其所得 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
之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

不許
報文
天

宗澤
戮李
景良
等

報諸處 敵再侵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閭中
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大戰為
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
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
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俊民與敵將史姓者及
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
獲之敵令俊民持書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
尚為忠義鬼今乃為敵游說何面目見人邪猝而斬
之謂史姓曰 上此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
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邪又斬之謂祖
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

罷市
易務

宗澤
爭滑州

復學
士名

張撓
死滑州

皆服 癸亥罷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左藏
庫惟抵當庫仍舊 甲子金兵取滑州東京留守宗
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
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果州防禦使張撓曰願
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
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 上諭以旦夕北歸之
意澤復上表以謝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為端明殿
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為樞密直學士從舊制也 己
巳張撓至滑州身率士卒與北迎敵衆且十倍諸將
請少避其鋒撓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
數合日暮敵少却澤遣統制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

張攻理

胡浚

未至撫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敵大戰于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衆澤即命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撫喪以歸為之服總厚加賻恤仍請於上贈撫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敵自是不復犯東京矣 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浚試侍御史時浚方上疏論祕書省正字胡瑄自託李綱服童僕之役而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陰中善良逮綱遭逐營為百計密招羣小鼓唱浮言陳東之書瑄實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權一時閤然幾致召亂按瑄罪狀天地不容願褫奪

詔籍
吏沒
贓

李朴
不仕
蔡京

斥汪
藻等

官爵投之荒裔永為臣子立黨不忠之戒 詔自今
犯枉法自盜贓抵死者籍其貲時議者以為贓吏之
盛所在填溢願明詔有司應緣贓得罪及曾經按發
跡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自今有犯者仍籍
其貲即監司守倅失按郡縣及監司失按守倅與失
於互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 上酌其
言乃詔贓情俱重者籍沒餘從之 祕書監李朴卒
朴舉進士國學禮部皆第一操履勁特自為小官天
下高其名蔡京將強致之俾其所厚導意許以禁從
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
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或曰膚敏等在後省數

郭死蔡贊

罷教坊名職

論事爲黃潛善所惡故斥之 癸酉銀朱陷蔡州知
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而死 甲戌詔曰
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拯憂念屏
絕聲樂近緣內侍官失於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
不差置

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
後天下而憂也建炎之初方開中興之業以天下
之大 太上皇帝之所深憂而聖意篤於孝悌其
憂益遠矣典樂之官實已廢其名尚存心猶有所
不忍也而亟罷去之其屏絕聲樂豈非出於誠意
也哉